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律表微卷三 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郁𡊨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陶必榕

樂律表微卷三

原任知縣胡彦昇撰

審音上

周禮太師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

爾雅釋樂宫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皆五音之别名其義未聞

禮記月令孟春其音角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宫細不過羽

孟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宫孟秋其音商孟冬其音羽

樂記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凡聲濁者尊清者卑

昭元年左傳秦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黒聲羽赤聲徵黄聲宫

史記樂書宫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

漢書律歷志角為木為仁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宫為土為信為思

管子地員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宫如牛鳴窌居效反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宋史律歷志樂髓新經曰宫聲沈厚麤大而下為君合口通音謂之宫其聲雄洪屬平聲西域言婆陀力按隋志云即宫聲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於中為臣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倉倉然西域言稽隋志作雞識稽識猶長聲也隋志云即南吕聲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為民聲出齒間謂

之角喔喔確確然西域言沙識猶質直聲也隋志云即角聲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為事齒合而脣啟謂之徵倚倚巇巇然西域言沙臘和也隋志云即徵聲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為物齒開脣聚謂之羽詡雨醎芋然西域言般贍隋志云華言五聲即羽聲也變宮西域言侯利萐猶言斛律聲也隋志作侯利箑斛牛變徵聲西域言沙侯加濫猶應聲也隋志云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

五音之分屬五行及君臣民事物此是不易之理餘皆

旁通之義也漢志又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大各反）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藏同）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宫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宫紀也今按志言宫為四聲綱四聲為宫紀二語最有發明餘如商章角觸之類誠為辭費宋書譏之是也

四聲之分屬五音也以徐景安之說為正景安樂書

云宫為上平商為下平徵為上羽為去角為入上平聯上去入宫之所以不用商也下平聯上去入商之所以還為宫也樂府雜録以平為羽上為變宫變宫為角去為宫入為商上平犯下平為徵則主二十八調與景安異非也按皇極經世云天聲地音多良千刀妻為五音多可个舌為四聲是五音與四聲本分屬天地通志横調五音如幫當剛臧央幫宫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從調四等如幫滂傍茫幫宫之

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濁茫宫之平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如幫幇滂傍博幫宫清之平滂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以上皆以喉牙齒舌脣合四聲以配五音乃論六書之義原非論五音也姜夔云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以夔言觀之則凡用五音當分輕清重濁而不失本字之聲乃所謂永言也故上平不得用輕清下平不得用重濁上聲當下或

稍高復下去聲當高或稍下復高入聲居高下之間讀之須畧斷復連續去此不易之法也宋時概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失之矣

右總論五音

管子地員凡將起五音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于五音九也又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八是為徵數）

今按百有八半之為五十四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羽之數也今按九十六半之為四十八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史記律書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生黃鍾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五聲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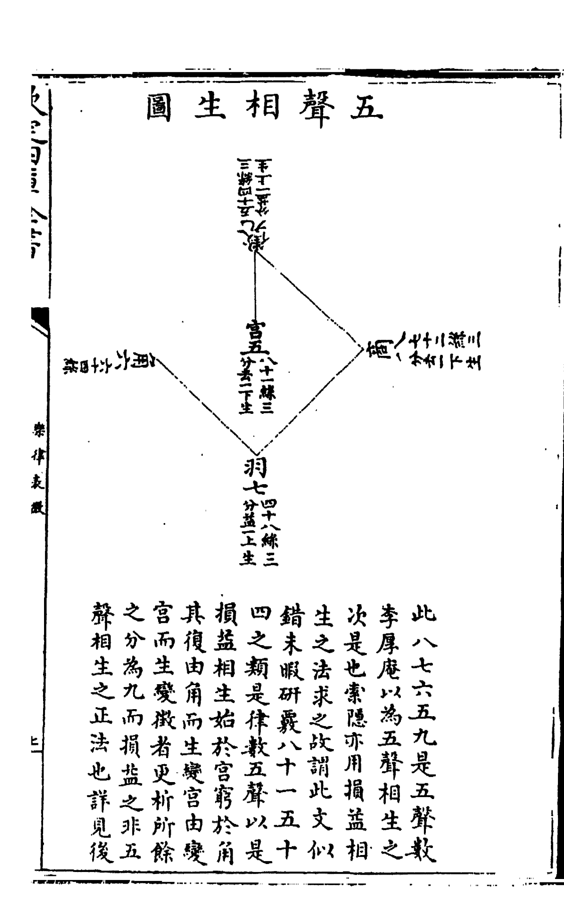
漢書律歷志五聲之本生于黄鍾之律九寸為宫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義也

以上所言五音專指黄鍾一均之五音其數即黄林太南姑五律之數也宫之生徵商之生羽管子皆三分益一乃徵羽之倍數史記皆三分去一乃徵羽之本數如管子説宫居四音之中如史記説宫屬五音之首夫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濁者尊清者卑自然之理五音損益相生從史記為是

淮南地形訓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此五音俱言變者黄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五音之正也他律為宮則其為宮為商為角為徵為羽皆五音之變也和繆二音以其不比於正音而謂之變他律為宮以其非五音之正而亦謂之變此變宮變徵非和繆二音也馬融長笛賦云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張協七命云啟中黄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皆用淮南之義淮南說林言黄鍾之比宮太蔟之比商無更調焉然則更調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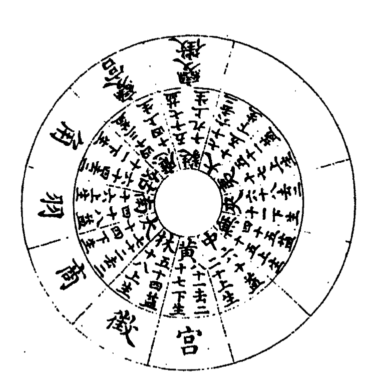
謂之變矣管子史記但言五音之正唯淮南并及五音之變乃見五音之迭相為經其相生之序與正音無異也此義亦前人所未發故表而出之

五聲相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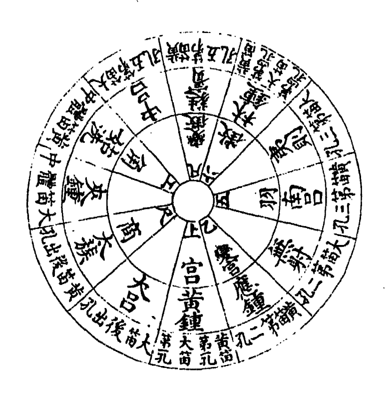
此八七六五九是五聲數李厚庵以為五聲相生之次是也索隱亦用損益相生之法求之故謂此文似錯未暇研覈八十一五十四之類是律數五聲以是損益相生始於宮窮於角其復由角而生變宮由變宮而生變徵者更析所餘之分為九而損益之非五聲相生之正法也詳見後

律數生五聲圖



黃林太南四律三分損益無餘數其姑應等八律損益俱有餘數今但計成數不計餘數詳見後

笛孔應律圖



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黃鍾一笛備焉其大夾中夷無五律則大呂一笛備焉一律各具五聲為十二調詳第五卷

史記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一節朱子曰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黄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為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鍾為均則以八十一為五十四二十七為十八之類是也今按黄鍾一均所謂五音之正也十一律之五音所謂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者也古人言五音皆舉黄鍾一均之律此律數

所以專言黃鍾一均之法也且律數相生唯黃鍾一均無餘數若推之他律為宫其損益相生多有餘數如姑洗應鍾大吕皆餘一筭夾鍾餘二筭不能盡用三分損益之法然中吕不以數之不足而致所生之聲過于清姑洗四律亦不以數之有餘而致所生之聲過于濁五聲周流于十二辰之位而五變音與五正音同一上下相生之序使衆律迭為均主而其相應之聲均無纖毫之或爽此亦朱子所謂律吕性情自

然之變非人力所能為者也盖合五聲六律之相生而十二管乃得還相為宫也聲之數窮于角之六十四乃由姑洗復生應鍾是正角生變宫也律之數終于中吕之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乃由變角復生黄清是正律生半聲也聲與律遞相為用以彌其隙皆出于自然之理而豈可拘于三分損益之常數哉故論旋宫自當兼及五音之變而不必悉符乎律數論律數自當耑言五音之正而不必推及于旋宫史記原

只論黄鍾一均之法而通典必欲推之十一辰又不審夫數之有餘不足也其為術亦踈矣朱子取之欲見五正聲外有此旋宫之法爾然欲以律數論旋宫數或有餘或不足但可計其成數而置其竒數以為之圖使覽者知黄鍾一均之法其他律為宫五聲相生亦如此之三分損益而循環無間焉斯已矣五正音之由律數相生數之自然也五變音之各由律數相生非數之自然也數有有餘不足而析至秋毫以

求合所生之本數此巧歷之所不能也

右論五音相生

後漢書律歷志京房曰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變宮羽後宮前變徵角後徵前）

淮南子天文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

宋書律志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

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為和姑洗三月應鍾十月不與正音比故為和和徙聲也應鍾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為武王伐紂七音也

五聲本由律數損益相生至角而窮故不曰角生變宮而曰角生姑洗角之律即姑洗也用姑洗為角是即因角而生姑洗也音窮于角而律不終於姑洗于是復由姑洗生應鍾為變宮應鍾又生蕤賓為變徵徵生宮以五行相生言宮生徵以五聲相生言變宮

之音與正宮相近故謂之和變徵之音與正徵相干故謂之繆其實二變皆不比于正音而和繆亦初無異義故宋志變淮南之文謂應鍾不比于正音與蕤賓一例隋志言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以和兼繆是繆與和一也明此皆五聲之所不用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曰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然其數三分損益每分各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為九損其三分之一分乃得四十二分餘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

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餘九分分之八以為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于是而終焉然而二變但為和繆已不得為正聲矣今按史記言五聲相生不及二變朱子又自角數餘分三分損一下生變宮又自變宮餘分三分益一上生變徵然後黄鐘一均之七聲備焉然聲數已窮于角而旋宮又不止于蕤賓不可不知也

二變不比於正音當其為宮則皆為正聲至一均所用不過宮商角徵羽五聲而已故左傳云為七音以奉五聲蓋七音止用五正聲然非有七音則無以為各均之五聲而各均仍只用五聲其二變亦不用是

謂為七音以奉五聲也大傳雖有七始之文而簫韶所奏唯五聲國語雖明七律之義而雅頌之音無二變漢武帝詔書言黄鍾均五聲京房始言變宫變徵然房備言七音而下云此五音之正明二變之有其音而不用也鄭譯援七始之文謂若不用二變為調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夫大傳所謂蕤賓為夏應鍾為冬十二旋宫何嘗有闕譯以十二律為均以七聲為調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乃西域之樂非華夏舊聲

也陳暘則又以二變為樂之蠹是欲廢應鍾蕤賓二宮也謂二變以變宮為君事可變君不可變是欲廢應鍾一宮也其意本謂二變不當為調而其言則并使二變不得為宮鄭譯之用二變與陳暘之欲廢二變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信如暘言是下管無蕤賓登歌無應鍾也信如譯言則六樂皆文之以七聲不當止云文之以五聲也荆軻為變徵之聲是

歌聲中有變徵北鄙之音也西域之樂亦然鄭譯之八十四調本出西域故每宮立七調然王朴云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唯黄鍾之宮一調而已則是十一宮之調皆工之所不習也隋時樂府黄鍾以林鍾為調首清樂黄鍾宮以小吕為變徵有為㽔賔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則是㽔賔之調人既不知而變徵之聲時尚未定也趙子敬詩譜鹿鳴用黄鍾清宮而譜中用㽔賔者三用應鍾者二

是黄鐘一均七聲並用也朱子雖載其譜于禮書而議其以一聲協一字為非固已知其非古聲矣而尚未暇論其一均用七聲之失也竊慮後之為樂歌者謂古樂本用七聲而倣彼為譜故特為辯正之

右論二變

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死以為樂祖祭于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

昭元年左傳秦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疏曰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一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疏曰劉炫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和平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說苑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于南

不歸于北

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呂氏春秋適音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黄鍾之宫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

漢書律歷志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宫

新唐書樂志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黄鍾之宫也

朱子聲律辨云角當五聲之中而非衆音之會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于律不在于宮而在于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語

類云音律如尖塔濶者濁聲尖者清聲宫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今按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宫五聲者黄鍾一均之五聲也五聲皆中聲而宫為音之中居中央暢四方故黄鍾之宫尤為聲氣之元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

神瞽之所考考此一聲耳

左傳五降之義注疏未明若云五聲一周而息豈五正聲外皆不容彈也意五降即後世所謂五調宫調

為中聲由宮調至羽調為五節彈畢一調謂之降五調之外皆煩手淫聲而不容彈也朱氏載堉云琴之徽十有三惟第十徽與第九徽古人謂之中聲乃琴之最要也調弦定律不過兩徽之間而已律從濁漸清謂之降琴從第十徽降至第五徽謂之五節自十降九為第一節自九降八為第二節自八降七為第三節自七降六為第四節自六降五為第五節五節之外濁者益濁清者益清雖有餘徽而雅樂不用也按此說與

朱子琴律說少聲止取七徽之後至四徽之前意相合但琴弦有大小聲有清濁清濁相應小大相成謂雅樂止用此五徽之聲恐未然且以九十兩徽為中聲亦無所據

朱子聲律辨云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又自注云正

如子初四刻子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今按朱子始以黄鍾之宫在衆宫中為始之始中之中兹又以陰陽際會之間為始之始中之中則其理愈精矣夫推無聲之半律為中聲之前段是即黄鍾之宫長三寸九分者也朱子雖未明指含少為言而子初四刻實為子律

之半聲與正四刻將分未分之間正太音聲希之候
也衆聲雖未和而和已具雖未用而用已神所以作
律必本含少旋宮必首清宮聲有所從生氣有所自
起如紀子時必始于初四刻不得徑從正四刻起也
此理至精從來未有見及之者非朱子深探律呂本
原孰能發明此理于未有聲氣之先哉
朱子語類云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
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

大抵聲太高則噍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今按盎當作窌今按古律不傳欲考中聲無可憑準管子雖云如牛鳴窌中鳴聲有大小高下何聲爲合于宫聲耶嘗思天地間有自然之樂風雷是也風之爲聲隨物而異名曰地籟未知其孰爲宫與商也惟雷之爲聲出于地而無假于物遠近同出一聲雷同之義殆謂是歟此可以求黄鍾之聲矣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此雷聲可以擬樂之證也董子春秋繁露曰雷者土之氣

也其音宮也此雷聲合于黃鍾之證也嘗于春霆始發時吹簫以求其聲之所近近于前第一孔之聲然則董子之言信矣然則荀勗之言亦信矣因作截句曰吹竹彈絲辨濁清阮隃難聽鳳凰鳴忽聞花外輕雷轉知是黃鍾第一聲

右論中聲

揚子太玄玄數甲己之數九子之數九甲為子幹己為甲妃故俱九乙庚八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于庚故俱八丙辛七寅之數七丙為寅幹辛為丙妃故俱七丁

壬六卯之數六丁為卯幹壬為丁妃故俱六 戊癸五辰之數五戊為辰幹癸為戊妃故俱五

聲生於日言甲乙為角丙丁為徵庚辛為商壬癸為羽戊己為宮 律生於辰謂十二時律所出

聲以情質質正也以鍾律之聲正天地四時之情也 律以和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漢書律歷志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合為二五聲凡十合于十日從甲至癸也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

五代史王朴曰黄鍾九寸半之則清聲也倍之則緩聲也

清聲者五聲一清一濁相應宮商角濁也有宮清商清角清三聲徵羽清也有濁倍各一聲此五聲一清一濁生于十日者也四清聲者五聲為正聲而宮清商清角清及變宮清為四清聲也按新唐書樂志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蓋昴笛律則變宮倍之使下在正宮之前為濁聲故變宮得有清聲也古有清樂三調謂清商清角清徵也調有清徵而聲無清徵者何也下徵即今簫色之尺字調也清徵即今簫色

之背四調也故有清徵調徵聲即今簫色之六字也六字之濁聲合字也而無高六字故無徵清聲唯琴之取聲最多故正聲十五外有少聲三十四可用又有少少聲過於繁促而不可用見朱子琴律說是清聲之上又有清聲但可以是為正聲之應而不可以是為清聲之準簫色則七調皆有四清清聲缺一即不成調增一亦不成調言四清者于竹聲求之而已矣四清本以聲言非以律言亦非以羃言也如以律言則舊

說惟黄大太夾四律有清聲以䰰言則絲竹之清聲雖多而金石亦止黄大太夾之清聲此惟爲夷則以下四宫臣民相避而設而各均正聲之外不能皆有清聲矣按朱子經世大訓曰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朱子所謂清聲雖據當時之說常指四律言亦可見古樂五正聲之間必襍有清聲然後上如抗下如隊清濁相和以成曲也故十二調之聲皆

有清清必有四所以有此四清者豈止為臣民相避而設而限以四律哉若謂律皆有半編縣二十四則清正之聲俱備又非四清之謂故謂四清以聲言非以律言亦非以麄言也宋李照及范蜀公以四清為鄭衛陳暘謂四清以黄鍾清為君為樂之蠧其説固迂至馮元等但知四清為夷則至應鍾而設以李照去四清為非猶未知古樂之必有清聲祺于正聲之間也元謂樂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

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于律呂專為十二數者其說是也然其意則專主臣民相避以為尊卑然則巢之管竽之簧瑟之柱琴之徽但如鐘磬四清足矣何必若是其多也王堯臣等議云夷則至應鍾為宮商角並當用清聲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此雖議用四清其識與李照之去四清無異何則聲之用四清非止為夷則以下

四宫之商角計也凡樂皆有清聲當時歌工止用黄鍾清聲已非古法堯臣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䂊亦是一音與李照之意同也且夫清聲者五聲一清一濁生于十日者也有五聲即有清聲豈由作金石諸䂊而後有哉若專言鍾磬之四清則十二宫有清聲者四黄大二太夾一以清聲傋五聲者四夾姑之羽及中䝉之徵羽至林夷則羽濁而宫清南無應則徵羽俱濁于宫已不能盡合清濁尊畀之序若又專用

商角二清則唯黄大太三宫五聲不相凌越夾姑則羽濁于宫中吕以下則徵羽俱濁于宫堯臣謂宫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豈商角宜清于宫而徵羽則不妨濁于宫哉故臣民相避雖是一義而不可執此為例也楊傑論四清云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𥫗樂之本倍之為十六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

應八音何從而諧哉傑非知樂者而知有本不可無應則其見亦卓矣然所謂應者不同若謂清聲裨于正聲之間迭相為應則得之若如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則不可夫琴徽之應散聲自是彈琴之法所謂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自然相應者也若鐘磬每奏一聲必一清一濁互擊以相應直如兒戲豈復成樂傑之言四清為應亦恐與阮譜同也諸言四清之用者唯朱子得古樂之精處

右論四清

樂律表微卷三

樂律表微卷四

原任知縣胡彦昇撰

審音下

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馬氏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禮記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大戴禮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

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

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管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爾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

令謂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橫渠理窟云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于律律則知音者知此聲入得何律

朱子辯趙彥肅風雅十二詩譜云竊疑古樂有唱有

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嘆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弛之嘆矣夫豈然哉

今按聲中無字即轉聲不變字之謂也轉聲即疊字散聲也古人永言之旨如此古樂記言曲直者歌之曲折也言嗟嘆者謂和續之也若直以一聲叶一字

無曲折之節無和續之聲豈復成樂楊傑議樂謂歌不永言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是當時樂曲尚有永言之法而傑言正與之相反也

馮定遠班古今樂府論云今太常樂府其文用詩余尚及聞前輩有歌絶句者三十年來亦絶矣宋人長短句令亦不能歌然嘉靖中善胡琴者猶能彈宋詞至于今則元人北詞亦不知矣南詞亦漸失本調矣

樂其亾乎今按古樂久失其傳唐宋詩詞及元曲歌

法縱令至今尚存亦不足以存古樂之遺聲然語其大槩則唐宋聲歌猶未為大失而以一字一聲擬古者直謂之念曲叫曲可也今並著其畧以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也

宋趙彥肅詩譜朱子儀禮經傳所載

呦清黃 呦南 鹿蕤 鳴姑 食南 野姑 之太 苹黃

我蕤 有林 嘉應 賓南 鼓林 瑟南 吹清黃 笙林

吹蕤 笙林 鼓南 簧姑 承應 筐清黃 是姑 將南

人林之南好黄我姑示林我南周太清行黄清

右鹿鳴三章之一用黄鍾清宮俗呼正宮

關黄清關南雎林鳩南在黄河姑之太洲黄

窈林窕南淑黄清女姑君黄清子林好南逑黄清

右關雎三章之一用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附明太常樂譜朱載堉樂書所載

慶合黄宮源四太商發一姑角祥尺林徵世工南羽德六黄宮惟工南羽崇尺林徵

致尺林徵我一姑角眇合黄宮躬四太商開尺林徵基四太商建工南羽功合黄宮

京（六 黃宮）都（工 南羽）之（尺 林徵）中（一 姑角）親（六 黃宮）廟（工 南羽）在（一 姑角）東（尺 林徵）

惟（尺 林徵）我（一 姑角）子（合 黃宮）孫（四 太商）永（合 黃宮）懷（四 太商）祖（工低 南羽）風（合 黃宮）

氣（四 太商）體（合 黃宮）則（四 太商）同（一 姑角）呼（六 黃宮）吸（尺 林徵）相（工 南羽）通（尺 林徵）

來（尺 林徵）格（一 姑角）來（六 黃宮）從（尺 林徵）皇（一 姑角）靈（四 太商）顯（工低 南羽）融（合 黃宮）

右黃鍾之宮 洪武元年宗廟迎神太和之曲

顯（尺 林徵）兮（工 南羽）幽（一 姑角）兮（合 黃宮）神（六 黃宮）運（尺 林徵）無（工 南羽）迹（尺 林徵）

鸞（尺 林徵）馭（一 姑角）逍（工 南羽）遙（尺 林徵）安（一 姑角）其（四 太商）所（工低 南羽）適（合 黃宮）

其（六 黃宮）靈（工 南羽）在（一 姑角）天（尺 林徵）其（一 姑角）主（合 黃宮）在（四 太商）室（一 姑角）

子 一 姑角　子 尺 林徵　孫 一 姑角　孫 合 黃宮　孝 一 姑角　思 尺 林徵　無 六 黃宮　斁 尺 林徵

右黃鍾之徵 送神安和之曲

太 四 太羽　哉 工 南角　宣 尺 林商　聖 上 中宮　道 四 太羽　德 上 中宮　尊 尺 林徵　崇 上 中宮

維 工 南角　持 尺 林商　正 上 中宮　化 四 太羽　斯 尺 林商　民 上 中宮　是 合 黃徵　宗 四 太羽

典 合 黃徵　祀 四 太羽　有 上 中宮　常 尺 林商　精 工 南角　純 尺 林商　並 四 太羽　隆 上 中宮

神 六 黃徵　其 工 南角　來 尺 林商　格 上 中宮　於 尺 林商　昭 上 中宮　聖 合 黃徵　容 四 太羽

右中呂之羽 洪武六年定祀先師孔子迎神咸和之曲

百 上 中宮　王 工 南角　宗 尺 林商　師 上 中宮　生 尺 林商　民 上 中宮　物 四 太羽　軌 合 黃徵

瞻六黃徵 之工南角 洋尺林商 洋上中宮 神尺林商 其上中宮 寧四太羽 止合黃徵

酌四太羽 彼合黃徵 金尺林商 罍上中宮 惟工南角 清尺林商 且四太羽 旨上中宮

登上中宮 獻四太羽 惟尺林商 三上中宮 於六黃徵 嘻工南角 成尺林商 禮上中宮

右中呂之宮 亞終獻景和之曲按此釋奠樂章之二皆宋大晟府舊曲元明因之

朱子答蔡季通云昨過詹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子耳朱子此言可謂善戲謔矣然詹元善之弦歌為孫叔敖之衣冠而弗肖者也人皆知其非孫叔敖若趙子敬之詩譜則竟刻畫無

鹽唐突西施人將疑西施之貌果如是矣嘗謂古樂之不傳其可恨者有三漢時制氏世習雅樂李延年為新聲遂廢雅用鄭可恨者一魏杜夔猶傳舊雅樂四曲左延年復改其三篇可恨者二僅存鹿鳴一曲為一綫之延後并失之可恨者三然古樂雖盡失其傳後人猶知古樂之足以感天地動鬼神美教化移風俗惜其不可復而為之發憤增歎也自偽作者出將使後之人疑古樂之俱不足聽而翻幸其不傳是

古樂既不幸而盡失于前又不幸而謬傳于後也豈不大可恨哉

古樂之傳不傳不在篇章而在音節漢益州刺史王襃使王襃作中和樂職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使其歌譜尚在即謂鹿鳴之歌至今存可也騶虞伐檀文王左延年並改其聲其名雖存而聲音頻異尚得謂之古聲辭乎趙子敬之十二詩譜縱其聲可聽不過如左延年所改騶虞三篇耳況一字

一聲全無韻逗曲折可聽也明代樂章似倣此譜亦以一聲叶一字按姜夔言樂曲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則南宋之樂固以一律配一字而趙子敬因之作譜元明並沿以為樂也

漢魏歌詩文句長短不齊張華以為依永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率非凡近所能改是以一皆因舊荀勗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四五言與古詩不類問陳頎頎云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

最造晉歌皆為四言自晉以後樂歌大抵皆四言也觀雅頌之辭不盡是四言即長短不齊何遽不類古而必皆為四言乎然所以合古與不合古不繫于文句而繫乎文外之旨及弦外之音於穆猗那其文不盡頌揚其音復多唱歎蓋有文外之旨弦外之音焉後之造歌者祀天地則稱天地之德祀祖宗則稱祖宗之功無復於穆猗那之意一唱三嘆之音則雖如謝莊之依周頌體為歌詞亦未必遂能合古也而況

乎不及謝莊者哉

附明寧王臞仙所纂唐樂笛字譜 見毛西河集

閨上尺 道工六工尺上 行工四 人六工四 至工四六工尺 粧工六 梳工尺 對六四

鏡四工工尺 臺四上尺上四六 淚四尺上四 痕六工六四 猶上尺尺 未尺工尺上四 滅工四四六工尺尺 笑工六工

臉六工四 自四尺工上四 然尺工工工上 開尺

右宮調曲一首

淚上六 滴尺上 珠四工上 難工四 盡上尺上四 容尺工六工 殘尺工六 玉工四六

易四仩四六四 消六四六工

右商調曲半首（毛云皆宮調畱字也以宮調合宮調曲謂之黃鍾宮以宮調合商調曲謂之黃鍾商）

遥知天上桂花孤（譜字）試問嫦娥肯要無月中亦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譜字）

右桂花曲正宮調（毛云譜字旁才是拍字　按此三譜中四字與五字通六字與合字通）

以上三曲譜其音節與今時歌曲相同是否唐曲雖不可知以視一字一聲而四聲俱不諧者其得失較然可見矣

右論歌詩

新唐書樂志周陳以上雅鄭無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

宋史樂志韶頀之音下逮戰國歴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歎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雅頌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可異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者諸家之説累黍既各執異端而身為

度之說尤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矣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于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皆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怗懘靡曼而歸之和平大雅之音不是過也

雅樂俗樂隋文帝始分為二部其所用律呂則一也

故房庶言今樂與古樂本末不遠然雅樂代有改變而俗樂則自漢世相傳其律呂高下至今如故則雅樂之失其傳轉賴俗樂之有以存之丘氏濬大學衍義補謂依俗樂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真知言哉昔朱子講求古樂嘗欲問俗工而未暇朱子荅廖德明云十二律名今俗樂亦有之合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又荅云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偶以事冗未暇今人論古樂輒耻言俗樂似元不解音聲者也

律呂新書𩔖樂篇云黃鍾用合字大吕太蔟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吕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吕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吕太蔟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為宫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大畧也其序一宫二商三角四變為宫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

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宫以五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今按宋志房庶言舊以宫徵商羽角五音次序配七聲然後加變宫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為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律各以其律為宫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四變居宫聲之對故為宫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于子終于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宫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

此其夾鐘收四聲之畧也遼史樂志云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呂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今按沈存中筆談云據唐人琵琶録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宫弦自筆談述此說而北宋至明代皆以合字為宫此大誤也夫俗樂工六二字之間隔凡字五上之間隔一字上尺工三字相連六五二字相連雅樂角徵之間隔變徵宫羽之間隔變

宮宮商角三音相連徵羽二音相連故上即宮也尺即商也工即角也六即徵也五即羽也一即變宮也凡即變徵也新唐書樂志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此敘變宮在羽之後變宮清于羽正聲也晉書律志荀勗笛譜云變宮近于宮孔倍令下者也變徵遠于徵孔倍令高者也此說變宮倍令下則令之南曲不用一凡猶雅樂不用二變變宮之濁聲也南曲雅樂之遺聲也北曲則用一凡猶蘇祇婆言西域樂用七聲有二變北曲胡樂之遺聲也舊笛譜自上而下第一孔黄鍾宮上也第二孔應鍾變宮一

也第三孔南吕羽五也第四孔林鍾徵六也第五孔蕤賔變徵凡也笛體中姑洗角工也笛後出孔太蔟商尺也此黄鍾正聲調法今簫色之六字調也是調唯宫商正聲餘皆倍聲自宫以下孔轉下轉濁低一字為變宫四字即低五字羽濁倍也合字即低六字徵濁倍也低凡字變徵濁倍也低工字角濁倍也低尺字商濁倍也低上字宫濁倍也濁倍至低上而止自羽以上孔轉上轉清高一為變宫清高上字宫高

倍也高尺字商高倍也高工字角高倍也高倍至高工而止自低上至高工凡十七聲除二變不用凡十三聲此俗樂用字與雅音相校靡不脗合者也若以合為宮則四為商而商之上不得有變音于是一為角勾為變徵尺為徵工為羽凡為變宮六為宮清五為商清上字虛設不用而字與音相亂矣工尺等字當作宮商用猶爾雅宮謂之重商謂之敏皆五音之別名隨調移換當時乃以合字專屬黄鍾于是下四

為大呂上四為太簇下一為夾鍾上一為姑洗上為
中呂勾為蕤賓尺為林鍾下工為夷則上工為南呂
下凡為無射上凡為應鍾而字與律相亂矣笛體中
是姑洗伏孔當時乃以為黃鍾于是以蕤為太以林
為姑以南為蕤以應為林以黃為南以太為應而七
律之次俱失矣翕聲為合以調法言之是工字調也當
時以為黃鍾正調同一調耳然其用字之次不與令
同令于合四後用上不用一彼于合四後反用一不

用上雖同此一調而而彼法吹之則聲韻頓殊遂成別調所以然者一凡二字皆不比于正音而不用彼以一為正音而勾為變音以一承四以尺承一則合四一尺工之聲仍為上尺工六五之聲而別為一調故工字調轉為一字調低吹推之他調盡然（凡轉為上六轉為尺五轉為工一轉為凡上轉為六尺轉為五）而七調之實俱非矣凡值某字為宮當以某字名調（上字調黃鍾正宮也尺字調太蔟宮也工字調姑洗宮也六字調林鍾宮也五字調南呂宮也一字調應鍾宮也凡字調蕤賓宮也）今因舊以合為

黃鍾故黃鍾宮為六字調六即合之清聲餘六律亦各用其字為調名四為太五即太之清聲故太為五字調今名正宮調一為姑故姑為一字調勾為蕤勾上同孔故蕤為上字調尺為林故林為尺字調宮為南故南為工字調凡為應故應為凡字調皆沿舊時之誤也然觀其各調之宮按之古笛之律適與今之字譜相符工字調之宮實姑洗孔工之為角可知也尺字調之宮實太蔟孔尺之為商可知上字調之宮實黃鍾孔上之為宮可知一字調之宮實應鍾孔一之為變宮可知五字調之宮實南呂孔五之為羽可知六字調之宮實林鍾孔六之為徵可知凡字調之宮實蕤賓孔凡之為變徵可知而終不可以強合者此以字屬音彼以字屬律此

以上次四彼以一次四此以上為宫彼以合為宫此以笛之上前第一孔為黄鍾彼以笛體中為黄鍾此以六字調為黄鍾宫彼以工字調為黄鍾宫此以十二均為調彼以十二均起畢之一聲為調凡此數者皆不可强合而當時之俗樂又與雅樂互異同以合字為黄鍾雅樂合字笛體中荀勗譜姑洗倍聲俗樂合字自下而上第三孔荀勗譜南吕倍聲雅樂以俗樂之下徵為黄鍾俗樂以雅樂之變徵為黄鍾雅樂宫商角各隔一律五聲之次合古而調不諧今俗

樂商角之間隔二律五聲之次不合古而調則諧今雅樂之角即俗樂之變宮俗樂之角即雅樂之變宮雅樂之徵為俗樂之商俗樂之徵為雅樂之清宮雅樂之羽俗樂不用為正角俗樂之羽雅樂即用為商清雅樂無徵角二調俗樂為角調無徵調此數者亦不能强同俗樂之宮今名正宮調正宮調者太蔟為宮借夾鍾為律本而太清為上五夾清為緊五同用五字太蔟宮本五字調緊五即寄上五而為宮故五字調即名正宮調也

工字調凡字所謂閏也在正宮調爲上字雅樂四之後次以一俗樂四之後次以上以其不用一爲角而用上爲角故曰閏爲角實非正角然此調唯依俗樂用字之次吹之則爲正宮調若依雅樂用字之次吹之合四一尺工仍爲上尺工六五而成工字調矣然則俗樂用字之次不與雅同正與古合合而觀之其得失皆可考而知也夫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俗樂以之紀聲而雅樂亦以之配律但雅樂以一爲角

而俗樂以閏為角以閏為角則是笛之第三孔為合以第四孔為四而以後岀孔為上也今之用字隨調移換正用彼法自雅樂以翕聲為合而律與音並用此十字為别遂致名實混淆輾轉相誤用其字而字已非用其調而調已改揆之于古則大謬驗之于今則多乖曾不若當時之俗樂其以合為宫及以清商為正宫所戾于古者尚少而用字之次移宫之法所宜于今者尚多也故以此十字為七聲之别名隨調

移換芟去同字半䉶之虛名而不用勾字混于其間則與古之宮商無不合矣今之歌曲雖不及漢魏晉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觀其以聲配字重濁輕清悉能諧協有所謂崑調者上黨馮定遠詩云崑調歌聲脆是也又名海鹽腔王漁洋香祖筆記云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于貫酸齋是也夫耻言俗樂之粗而高論古樂之精非但坐談龍肉而不得食併未識豬肉之美也朱子語類云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

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誡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斯言也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右附論俗樂

禮記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疏曰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瑟工隨歌工故也

尚書大傳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

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
漢書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樂乾豆上
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
樂記云清明象天注云清明謂人聲也貴人聲者人
聲清明象天故貴之也晉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取其漸近自然則又以其爲自然之至音故貴之也
然則一切樂音皆當以人聲爲主人聲者中聲之所
止也于人聲求之而中聲可識矣抑又聞之昔有娀

氏二女作歌始爲北音塗山氏之女作歌始爲南音孔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辛餘靡作歌始爲西音見沈約宋志是有四方之音也然唯南音則周公名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名南見呂氏春秋先王之中聲流入于南南音者中聲之所止也于南音中求之而中聲可識矣

程子嘗言考人聲之上下以得其正然後實黍于管以定尺蓋衆音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故難憑人聲不

能太上亦不能太下故有節于其上下之間取中聲焉審其合于何律即以所合之律為黄鍾之管因實黍以起量積分以定尺此是切實講求之法非空言度數者比然不得其術則不知人聲當以何聲為正也宋時楊傑劉几明李文察論樂皆以人聲為主傑之言曰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

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當以人聲為度傑之論人聲似矣然其意在以一聲歌一言是以一聲為永言也夫永言者必有疊字散聲以嘆發其趣而中和之聲出焉直如革木之一聲安見其為中和而可以為律呂之度哉凡之言曰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今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

輕重之用隨時也于聲與器必不合矣凡之論樂主聲似矣然其意謂聲隨時變而清濁剛柔輕重一聽于人聲是欲以律從聲也如是而主聲之說亦不可通矣傑既誤解永言之旨而凡又未識和聲之義如李文察著書言樂禮官稱其書多前人所未發而其所主之說欲按人聲以考定五音者終不能行焉倘亦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者歟蓋必知人聲高下之中然後可以議樂之高下李照議下王朴樂三律太

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是照本不知人聲高下之節又何知樂之高下其所謂高五律下三律亦徒勝口說而已乃毅然鍊石鑄金改定雅樂豈非所謂不知而作者歟夫人聲者謂歌聲也有五節焉歌出于調而調存乎器因器推調因調衡聲而聲之上下乃可按也歌者上如抗上有所止不能極上也下如隊下有所止不能極下也凡曲用字自低上至高

工共十七聲南曲無一凡止用十三聲而曲有高工字其濁倍至低工而止所用止十一聲此十一聲上尺工六五五字居其中上有高上高尺高工下有四合低工也曲有低上字者其高倍至高上而止所用亦止十一聲此十一聲者上字居其中上有尺工六五高上下有四合低工低尺低上也簫色有七調而六字調居其中高有正宫一字上字三調低有凡字工字尺字三調也于七調之中取十一聲之中非中

聲之確然可據者乎夫人之聲斷不能如大禹之聲為律而人之考之者亦斷不能如神瞽之考中聲然亦不難知者聖人寓器以聲有笛譜可按歌者應弦遺聲有字譜可推合二者以求高下之中則荀勗之所定為黃鍾孔者斷不可易宋史之所謂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者非用此法終不可得而齊也而前之名為知音者不知出此其毋乃求之太深而失之愈遠歟

右論樂貴人聲

漢書律歷志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張晏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 韋昭國語注曰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

此班固取劉歆三統歷之說為志也律歷相通故以

律起歷則三微之道著焉而奠用中法月舉中氣推
歷生律則七始之義明焉而黄昭中色宫唱中聲其
理皆原于天地之中顧所謂天地之中合有二義其
一則天中數五地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虚五為
聲周流于六虚是聲律之所由昭也其一則日有六
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而六為中六中之
色也是黄鍾之所由名也志既兩明其義而其言五
六天地之中合上援六氣五味之文下申六甲五子

之義則所謂五六似承天六地五而言而孟康仍用天五地六釋之何也盖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其數以合而見中天五地六數之中也其數因中而見合先言中後言合知五之言天數六之言地數也又以六甲五子明天地之道者以其理可以互明也天地之中一語本出于劉子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者即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是仁義禮智之所賅而存也是喜怒哀樂之所環而待也陰陽雖交不得

中不生中者天地之所以生萬物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帝王之所以應萬幾也而其數則出於河圖天數五五為中地數五六為中五十居中以天之中數合于地之中數也一六居下以天之始數合于地之中數也五六相得而又互相合也歆之意在以律起歷黄鍾子為天正林鍾丑之衝為地正太蔟寅為人正而以春秋為陰陽之中以閏正天地之中皆以中為本固之意在推歷生律聲生于日一清一濁

而十日行律生于辰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此總言聲律之所從生也至云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宫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黄中色也宫中聲也是專言黄鍾之宫也然則所謂天地之中合者亦合于黄鍾之宫而已矣

右論五六天地之中合

樂律表微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律表微卷五六

詳校官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陶必榕

樂律表微卷五

原任知縣胡彥昇撰

製調上

禮記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中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疏曰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鍾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是還迴迭相為宮也以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

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畢凡六十聲

樂記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疏曰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為倡後應聲者為和黃鍾至中呂為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鍾為清短者清也迭相為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為常即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

漢書律歷志黃鍾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音之律有空

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它律為宮則有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　律呂新書曰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約至中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今按黃鍾不與它律為役者它律為宮當用為黃鍾者用黃鍾之清聲不得用正聲唯黃鍾一均皆正聲

北史隋牛弘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

者用黄鍾為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為調奏者謂堂下四
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
宫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為宫各自為調
宋史姜夔大樂議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
一調故十二調按此本皇侃禮記疏
調者旋宫之法也以均主言之謂之宫合五聲言之
謂之調其實一也一管迭為五聲五聲合為一調每律一
調則十二調此十二調者移宫換羽每各異調琴徽

笛孔按律可名者也一調止用五聲合六十聲一均具有七聲合八十四聲非有六十調八十四調也自龜茲人蘇祇婆善胡琵琶始以黃鍾太蔟林鍾南呂姑洗五律為均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聲為調鄭譯因而推演之更立七均為八十四調由是均自為均調自為調與古異名然西域所傳七種調疑只有大食小食般涉等名其黃鍾商黃鍾角之類乃譯所加也萬寶常祖孝孫王朴俱用此法俗樂亦有二

十八調其調名雜用胡語唐高宗自以老子之後命樂工製道調故七宮有道調宮在西域以曲隷調乃其土風古有四夷之樂存之可也俗樂法曲原近雅音其用胡曲自宜循其舊名雖音韻重複律名互易亦可置而不論至雅樂用調無出十二均違經立異不可為訓西山謂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吕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吕起調大吕畢曲然則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吕為奏黃鍾宮歌大吕

宫乎抑自黄鍾宫至夹鍾羽皆可奏自大吕宫至姑

洗羽皆可歌也其非古法明矣

右總論立調

宋史樂志姜夔議古樂止用十二宫周六樂奏六律歌

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

律亦十二宫也古人於十二宫又特重黄鍾一宫而已

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

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

為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宫聲是也

宫者旋宫之謂即調之别名非謂宫調有十二而商角徵羽變宫變徵皆當有十二也古人并無十二宫之名但舉律以名之爾五音相生皆宫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若然則蕤賓下生大吕非重上生矣要不可執一而論也律之相生以短生長為上生聲之相生以正生清為下生蕤林夷南無應

為宮其宮生徵皆是以正生清商生羽亦然故皆下生也至於用調合歌則林鍾以下管促聲高宮商宜用濁倍以倍生正亦皆是下生周語夷則無射稱上宮解見前宋志姜夔言今太樂外有上宮調下宮調隋黄鍾宮用林鍾調屬下徵可證

十二宮

宮下生　徵上生　商下生　羽上生　角

第一宮　黄正　林正　太正　南正　姑正

第二宫　林正　太清　南正　姑清　應正

第三宫　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第四宫　南正　姑清　應正　蕤清　大清

第五宫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清　夷正

第六宫　應正　蕤清　大清　夷清　夾清

第七宫　蕤正　大清　夷正　夾清　無正

第八宫　大正　夷正　夾正　無正　中正

第九宫　夷正　夾清　無正　中清　黄清

第十宮 夾正 無正 中正 黃清 林正

第十一宮 無正 中清 黃清 林清 太清

第十二宮 中正 黃清 林正 太清 南正

此十二管更相為宮本禮運疏疏言每宮備有五聲凡六十聲不言八十四聲者一均雖有七聲不用二變故只言六十聲也

右論十二宮

宋史樂志姜夔議云鄭譯之八十四調出于蘇祗婆之

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黄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黄鍾太蔟夾鍾中吕林鍾夷則無射之宫商羽而于其中間又闕太蔟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宫為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為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宫為本

唐志言祖孝孫為十二宮調十二商調十二角調十二徵調十二羽調十二變徵調十二變宮調者即鄭譯之八十四調也以一調而被以七調之名不可無以別之而所以別之者其說亦有二劉几論大司樂圜鍾為宮四句云用夾鍾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為始終是謂圜鍾為宮用黃鍾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黃鍾為角用太蔟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太蔟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

終是謂姑洗為羽是以始終之一聲為目也蔡西山云黄鍾宫至夾鍾羽並用黄鍾起調黄鍾畢曲大吕宫至姑洗羽並用大吕起調大吕畢曲太蔟宫至中吕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云云是以起畢之一律為綱也然黄鍾角即姑洗也太蔟徵即南吕也以其聲為始終即是以其律為起畢其實一也范蜀公云周禮有黄鍾為角黄鍾之角黄鍾為角者夷則為宫黄鍾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一律之于五聲皆如此

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蔟曰黄鍾商姑洗曰黄鍾角林鍾曰黄鍾徵南吕曰黄鍾羽以范氏之言觀之黄鍾商等名特世俗夷部之說言雅樂者所不取而西山于此取六十調焉以其說相沿已久也蘇祗婆之琵琶原只有五旦旦華言均也即黄鍾太蔟林鍾南吕姑洗五均也旦作七調合三十五調耳鄭譯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十二均每均七調故有八十四調蘇夔以二變不應為調駁譯譯引漢志七始之義

謂若不以二變為調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蓋譯説本出胡樂一均中有七聲故得用二變為調雅樂唯用五聲曲中無二變之聲故不得用二變為調八十四之減為六十固宜然二變凡二十四聲非去應蕤二律也唯黄鍾均不用應蕤為調他均則應蕤為商角徵羽仍用為調至應蕤為宮亦不用二變為調或云和繆不為調六十調中不有應蕤二宮乎西山既論六十調復為之説云宫商角三

十六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其意以四九為老陽四六為老陰也夫律有陰陽不聞于五聲分陰陽周禮所謂辨陰陽之聲者聽鳳皇之鳴雄雌各六所謂合陰陽之聲者取建辰之合歌奏相應也陽律為宮宮商角皆陽徵羽皆陰若陰律為宮則宮商角皆陰徵羽皆陽西山以宮商角屬老陽以徵羽屬老陰其義安在鄭譯以四時為義西山以陰陽為義各持一説然均即調也非每均各有

數調也衆律迭爲宫徵應十二月五聲成一調調止十二非惟無八十四調并無六十調

八十四調

黄鍾宫　黄太姑蕤林南應即

林鍾宫黄鍾徵　太蔟宫黄鍾商　南吕宫黄鍾羽

姑洗宫黄鍾角　應鍾宫黄鍾變宫　蕤賔宫黄鍾變徵

大吕宫　大夾中林夷無黄即

夷則宫大吕徵　夾鍾宫大吕商　無射宫大吕羽

中吕宫大吕角　黄鍾宫大吕變宫　林鍾宫大吕變徵

太蔟宫　太姑蕤夷南應大即

南吕宫太蔟徵　姑洗宫太蔟商　應鍾宫太蔟羽
蕤賓宫太蔟角　大吕宫太蔟變宫　夷則宫太蔟變徵

夾鍾宫　夾中林南無黄太即

無射宫夾鍾徵　中吕宫夾鍾商　黄鍾宫夾鍾羽
林鍾宫夾鍾角　太蔟宫夾鍾變宫　南吕宫夾鍾變徵

姑洗宫　姑蕤夷無應大夾即

應鍾宫姑洗徵　蕤賓宫姑洗商　大吕宫姑洗羽
夷則宫姑洗角　夾鍾宫姑洗變宫　無射宫姑洗變徵

中吕宫　中林南應黄太姑即

黄鍾宫中吕徵　林鍾宫中吕商　太蔟宫中吕羽
南吕宫中吕角　姑洗宫中吕變宫　應鍾宫中吕變徵

蕤賓宫　蕤夷無黄大夾中即

大呂宮蕤賓徵　夷則宮蕤賓商　夾鍾宮蕤賓羽
無射宮蕤賓角　中呂宮蕤賓變宮　黃鍾宮蕤賓變徵

林鍾宮　林南應大太姑蕤即

太蔟宮林鍾徵　南呂宮林鍾商　姑洗宮林鍾羽
應鍾宮林鍾角　蕤賓宮林鍾變宮　大呂宮林鍾變徵

夷則宮　夷無黃太夾中林即

夾鍾宮夷則徵　無射宮夷則商　中呂宮夷則羽
黃鍾宮夷則角　蕤賓宮夷則變宮　大呂宮夷則變徵

南呂宮　南應大夾姑蕤夷即

姑洗宮南呂徵　應鍾宮南呂商　蕤賓宮南呂羽
大呂宮南呂角　夷則宮南呂變宮　夾鍾宮南呂變徵

無射宮　無黃太姑中林南即

中呂宮無射徵　黃鍾宮無射商　林鍾宮無射羽
太蔟宮無射角　南呂宮無射變宮　姑洗宮無射變徵

應鍾宮　應大夾中蕤夷無即

蕤賓宮應鍾徵　大呂宮應鍾商　夷則宮應鍾羽
夾鍾宮應鍾角　無射宮應鍾變宮　中呂宮應鍾變徵

右論八十四調六十調

新唐書樂志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黃高宮大中呂宮夾道調宮中南呂宮林仙呂宮夷黃鍾宮無為七宮越調無大食調黃高大食調大雙調夾小食調中歇指調林林鍾商夷一名商調為七商大食角黃高大食角大雙角夾小食角中歇指角

林林鍾角夷越角無為七角中呂調夾正平調中高平調林一名大呂調仙呂調夷黃鍾羽無般涉調黃高般涉大為七羽此取黃大夾中林夷無七律為宮商角羽二十八調而以太姑蕤應南五律為中管其名多非本律之名如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此毛西河所以謂之貿亂也其源亦即出于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正用胡語伊州甘州正用胡曲但鄭譯八十四調實止十九調而此易太為大商羽不闕更增七角以閏為角

非正角也樂髓新經云凡與前律同字者加中管二字別之荆川稗編云十二宫用七去其中管而言也太蔟與大吕七聲同字譜宫同四字商同一字角同上勾徵同工字羽同凡字惟角羽有尺工六五之異南吕與夷則七聲同字譜工同工字商同凡字徵同一字羽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蕤賓應鍾黄鍾均内名曰和繆不可為調以上五宫共三十五調皆以中管名之中管云者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複故不用也又有銀字之名按大吕宫曰高宫商曰高大食角曰高大食角羽曰高般涉皆加高字以别于黄鍾之宫商角羽謂之高調即銀字也俗樂雖用黄大夾中

林夷無七律為調實黃鍾一均之律闕大吕一均律故中管起應鍾而銀字為高調于黃鍾均外補大吕一均耳故唐志云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葢謂應大吕均之五律也俗樂雖不辨大吕一均之聲而製為調而中管銀字亦用以和曲王建宫詞有中管五絃初半曲之句白居易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高吹管一曲涼州入泬

寥凉州用宫調則髙調謂髙宫也夫人聲不能過髙俗樂聲髙而歌者便之則非過于髙也而前人皆以俗樂聲髙為靡靡之聲豈古人合樂十二宫無一髙調乎此不知樂者之言也唐志謂俗樂宫調應夾鍾之律西山燕樂篇云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宫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今按俗樂以夾鍾為黄鍾是髙于古雅三律細按之不止髙三律也彼以夾鍾為黄鍾

以其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故云以夾鍾為黃鍾其實以蕤賓為黃鍾中呂居蕤賓之位故為中呂宮即令之正宮調也宋史論燕樂以變徵為宮以變宮為角則是以笛之自下而上第三孔為宮高于雅樂六律矣宮商角本相隔一律角與變徵隔一律變徵與正徵相接不隔俗樂商與角隔二律而無變徵則亦不知正徵所在故曰俗樂收四聲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是豈俗樂但有宮商羽

三正聲哉緣當時用字紀聲以合字為黃鍾其笛律不合七聲之次是以雅樂欲合律即不諧聲俗樂欲諧聲遂不合律其實俗樂所用之均即今之正宮調五律皆正七聲無闕也宋史謂燕樂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寳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此非篤論也雅鄭之别在聲不在調亦不因加一聲遂失祖調也張知白云樂者樂也今太常樂類皆倣古逺振作之聽者

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其若此哉房庶亦云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教坊所奏豈盡為滛聲此皆平情之論也俗樂之聲調亦本西域故以曲隷調調各別曲如涼州七宫甘州七商之類想其音韻曲折必有可聽唐明皇分宴樂為二部堂下立奏名立部伎堂上坐奏名坐部伎太常閲坐部不可教者隷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葢以雅樂苟簡易習而俗樂精妙難知也漢高祖觀巴渝舞以為此武王伐

紂之歌唐文宗聽雲韶法曲以為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為樂至于斯也然則俗樂中殆猶有古樂之遺意歟

柳子厚言郭箏師推七律為三十五調蓋于二十八調外兼有七徵也朱子謂從來無徵調不知箏師何獨推而得之殆亦如宋之徵招假之以見徵音爾政和四年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鍾宮以夾鍾為中呂宮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

如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
詔可六年詔大晟雅樂頒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
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
劉昺撰以為宴樂新書今按雅樂俗樂調法其源同
出于吏部而雅樂名為八十四調實止十九調俗樂
調名雖不正實有二十八調越調大食之類沿習已
久一旦盡易其名又不能皆有其調甚無謂也又按
俗樂以變徵為宫彼固謂之宫不謂之變以變宫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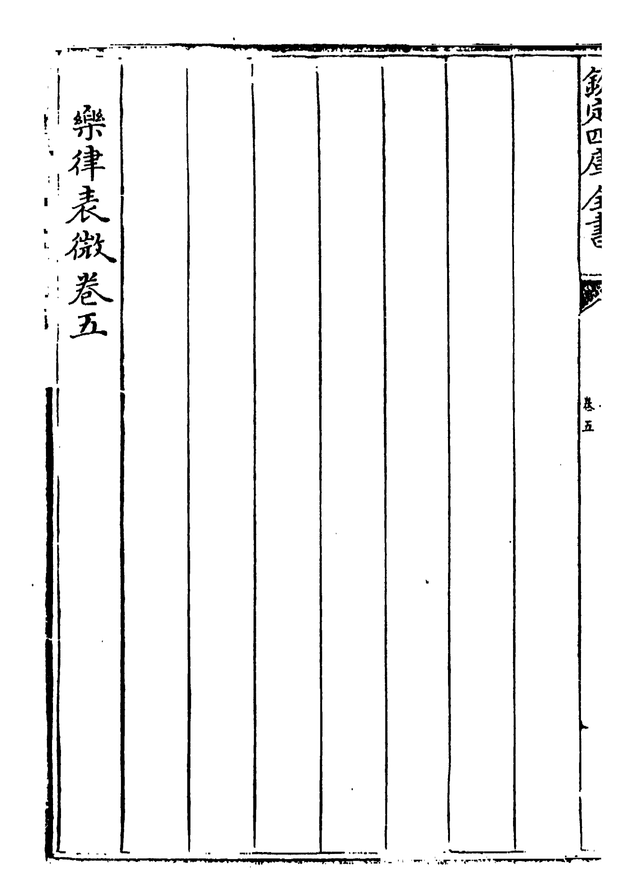
角彼固謂之角不謂之閏西山論俗樂云一宫二商三角四變為宫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仍依雅樂七聲之次言之則似俗樂宫在角後角在羽後且似有二宫二角也俗樂本取黄大夾中林夷無七律為宫商角羽二十八調西山謂俗樂宫聲七調皆生于黄鍾商聲七調皆生于太蔟羽聲七調皆生于南吕角聲七調皆生于應鍾不過以黄太南三律為宫商羽正聲而俗樂以閏為角故舉四律言之其實七調各主

一律非總生于一律也俗樂本以變徵為宮而夾鍾亦用為宮乃移宮之法西山始云緊五者夾鍾之清聲俗樂以為宮又云四變居宮之對故為宮是俗樂以雅樂之變徵為正宮非以夾鍾為黄鍾也其曰以夾鍾收四聲以夾鍾為律本皆非其實俗樂之調名既多不正而西山舉其大畧又不甚辨晰以其實言之不過以簫色七調各加宮商角羽四聲為始終而被以中管之律名令人目眩耳黄氏樂典論俗樂云

相應謂之犯五行之聲所司為正犯黃鍾為無射應彼為宮也所欹為旁犯越調黃鍾應無射為商也所叶為偏犯中呂宮應彼為羽也所下為側犯越角南呂應黃鍾為角也餘倣此八犯歌曰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角羽商宮四出迎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五六逆八用又四犯訣曰宮角羽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又有折𢬵反丁等聲折謂上生四位𢬵謂下隔一宮反者宮閏相頂丁

者上下相同又奇煞訣曰土五金水八木六火煞憑輪丁兩廝頂折挈四相生今按俗樂先製譜後命詞朱子所謂先安排下腔調也樂府褋錄謂上平犯下平為徵而樂典所言凡宮商羽角俱有犯則以俗樂調名不正亦各有因然正旁偏側既不分明而所載歌訣幾如啞謎尤難曉解黄才伯既載其說當詣其法而不肯為人下注脚豈如禪家所謂且要天下人疑著耶

右論俗樂二十八調



樂律表微卷五